

《山河袈裟》

抵达生活之真，激发汉语之美

《山河袈裟》是李修文的首部散文集，收录在此书里的文字，大多手写于十年来奔忙的途中，山林与小镇，寺院与片场，小旅馆与长途火车，以上种种，是为作者的山河。

他笔下的人物，“是门卫和小贩，是修伞的和补锅的，是快递员和清洁工，是房产经纪和

销售代表”。“在许多时候，他们也是失败，是穷愁病苦。我曾经以为我不是他们，但实际上，我从来就是他们。”

李修文从《聊斋志异》等传统文学中获得启发，为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遭遇引入传奇色彩，去抵达纪实所不能及的审美的真实。

精彩书摘

苦水菩萨

(节选)

1

忽有一日，我得知一个消息，有一尊菩萨被人拾得，抱回了家中。我欣喜若狂，急忙问清楚那人的地址，一刻也没停便飞奔而去了。到了门口，却是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因为这一家的主人除去是一个鳏夫，还是远近闻名的疯子，不仅是我，就算换作别人，也全都不敢跟他搭讪说话。在他的门前，我来去走了几十遍，终于未敢推门而入。

整整两个月，几乎每天，我都

要找到理由，放弃平日里走的路，偏偏地走到疯子的门前，去观望，去窥探，看看这里到底是不是有菩萨的下落，但是一无所获，自始至终我都没有看见它。

我终于生下一个恶念：管他哪一天，只要疯子不在，我就翻墙入室，去将菩萨偷出来——可是，刚起了念，告别的日子就来了，远在天边的父母突然现身，决定将我带走，从他们出现，到带着我坐上离开小镇的火车，只用了短短几个小时。

2

夜幕之下，当绿皮火车在旷野上开始缓慢地行驶，我回头眺望沉默的小镇，还有镇子上黯淡的灯火，悲伤便不可抑止地到来了。我懵懂地相信：这个小镇子给予过我黑暗，但也给了我黑暗之后的光亮，然而照亮我的菩萨们，如无意间，我们已是后会无期了。

终究还是说错了——仅仅车行十分钟之后，它们便出现了。

“如欲相见，我在各种悲喜交集之处”，抬起头来，我仍旧清晰地看见了它们：在车窗外斑驳的树林里，在月光下的稻田中，在车头灯照亮的铁轨前方；乃至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，我还能看见它们：在虚与委蛇的酒宴上，在被关了禁闭一般的小旅馆，就算在遥远的波罗的海岸边，我一抬头，便看见它们端坐在波涛之上，一如既往地宁静、庄严和怒目圆睁，剑指虚空，金刚杵发出轻微的铮铮之鸣。

这么多年以后，可以告慰的是：我还在笑。当然，最多的是苦

笑，但这苦笑里藏着赞美，如果做人一场必然要去接近一个正果，那正果便理当包裹在艰险之中，去笑，才是首先将失败的结果放入怀中，再去接受它，抵达它；去笑，而且言语不多，才能响应接连的呼召，才能忍耐无穷的诡异与可怖，才能揭开万物的面具，认出哪个是万物，哪个又是你自己。

还有反抗。你们知道，我一直在写。时至今日，我还在写，这几乎已经是我唯一擅长的反抗了，但它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荣耀，相反，失败之感一直在折磨着我，好在是，经由你们和一条狗的教养，我还不想这么快就低头认罪，唯有不断写下去，反抗方能继续，正见方能眷顾于我：这一场人间生涯之所以值得一过，不只是因为攻城夺寨，还因为持续的失败，以及失败中的安静。这安静不是他物，而是真正的，乏味和空洞的安静；这安静视失败为当然的前提，却对世界仍然抱有发自肺腑和正大光明的渴望。

3

菩萨在上，闲话休提，接着说奇迹。奇迹是这样发生的：就在半个月之前，为了参加一场葬礼，二十多年之后，我重回了当初的小镇子；葬礼结束，我一个人在镇子上游荡了大半天，但满目里没有一处还是旧日风物，不觉间，就走到了一大片杂草丛生的荒地上，这当初的旧城，就像当初的寺庙一样，徒剩残砖瓦砾，全无半点生机。就在我转身离开之际，无意中看了一眼不远处的一座倾塌的房屋，只一眼，全身上下，便如遭电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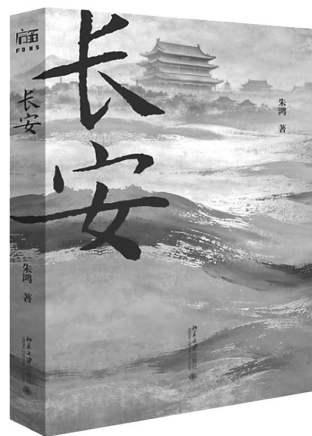
此处不是别处，正是当年那个疯子的家，我所见之物也不是其他，正是当初被他抱回去的那尊菩萨。多年不见，它受苦了：深陷于淤泥之中，油漆脱落得不剩一丝半点，没有了鼻子，没有了嘴巴，腹部以下腐烂殆尽，倒是手中的那支残剑，尚且依稀可辨，并没有化作淤泥的一部分。一见之下，我先是恍惚了一阵子，紧接着，杂念便纷至沓来：我该带走它吗？我该买来香烛祭拜它吗？又或者，我是不是干脆请来工匠，将它的模样彻底修复？

都没有。这一切全都没有。

只是说了一下午的话。话说完了，我便走了，后半夜的星光下，着急赶火车的人离开了杂草丛生之地，连头都没有回，但一路上，他都在心底里不断地对它说：相比其他六尊菩萨，你可能是最不幸的一尊，但这也未尝不是天命，我若能当得起失败，你就当得起孤苦伶仃；说不定，这不过是崭新的机缘正在开始，天明之后，又一桩造化便要铸成。此一别后，你我当真正的再不相见，你且继续端坐于此，剑指虚无，直至尸骨无存；而我，我要去赶火车，走夜路，先活过那条哀鸣的狗，再回来认我的命。

《山河袈裟》，李修文著，上海文艺出版社

新书推荐



《长安》

朱鸿 著
北京大学出版社

本书以长安为核心，系统梳理其山川形胜、历史渊源与千年变迁。上至黄土、山脉、平川、河流、关隘等构成的地理根基，下至皇宫、帝陵、道观、雁塔、碑林、城墙、钟鼓楼等组成的人文地标，更专设章节讲述与长安休戚与共的英雄人物，全方位涵盖地理、建筑、宗教与英雄事迹，处处镌刻着深沉的历史印记。

冰心、老舍散文奖得主朱鸿，积三十年田野调查之功，以亲历者的视角还原现场情韵，将丰富史料与严谨考据熔于一炉。凭借开阔的思想视野与独到的学术见解，精准打通文学、地理与历史的内在关联，使全书既深刻呈现长安文化的精神内核，又清晰勾勒出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，展现长安作为文明枢纽与世界的对话与联结。



《不带马鞭子进毡房》

王族 著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新疆人民出版社

本书以猎具、农具、鞍具、乐器、器皿等生活用品为类别，记录了90余种器物，以一个个短小、隽永的故事反映这些器物所具备的民族文化、地域特色和生命温度。新疆绿洲、草原、沙漠戈壁广布，人们的生活有显著的独特性，不少器物的材料、做法、使用方式，都沿袭着古老的传统，保留明显的游牧文化色彩。

